

元遺山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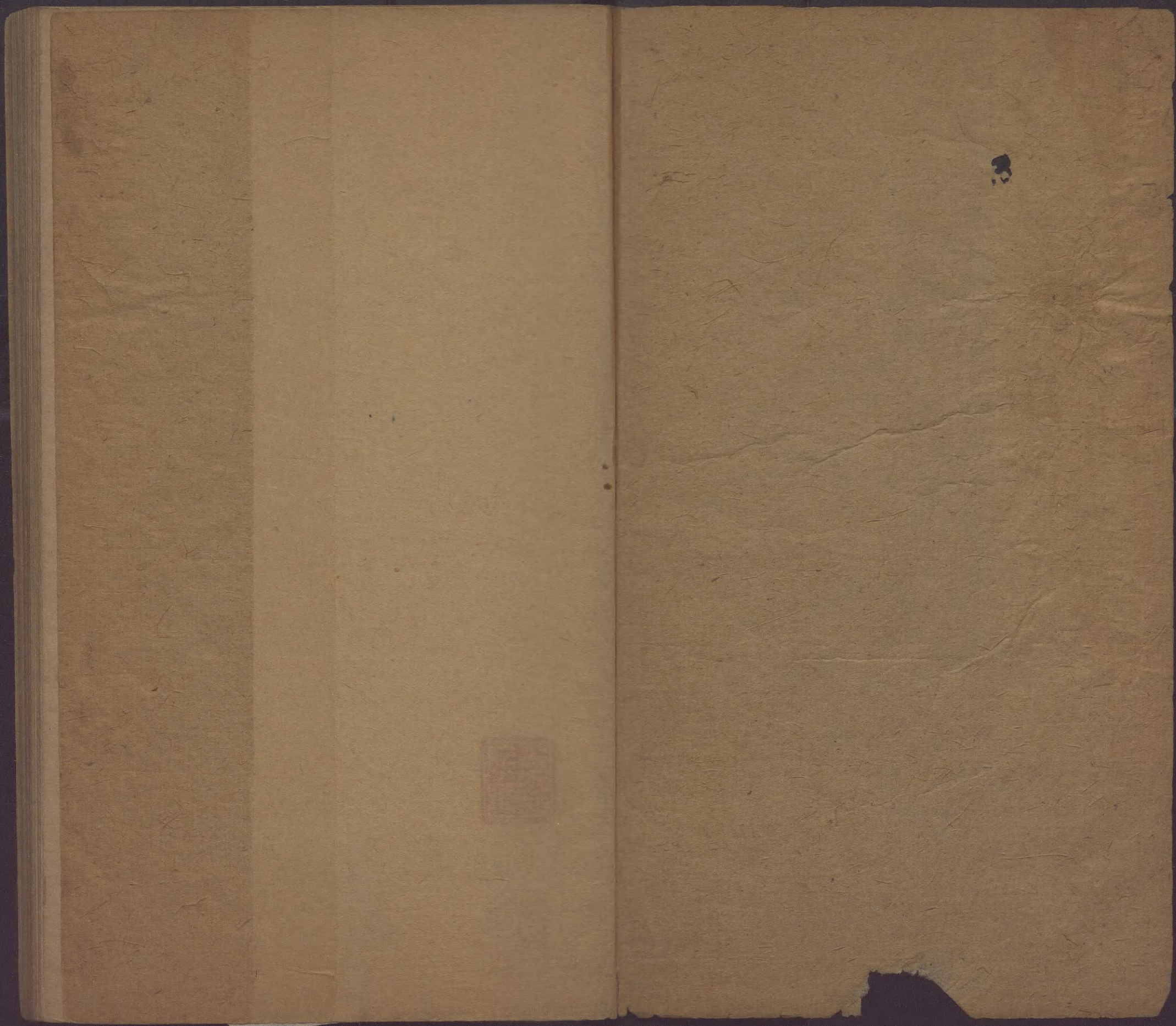
道光乙巳
惺齋題籤



傳664.01
858.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冊於道光二十三年^年在湖南寶慶府署向東山書院山長

鄧湘臯先生借鈔藏之書笥十餘載矣同年友曹寶

書為忻州牧時嘗以鈔本郵寄并屬其重修遺山祠

墓今湘翁既下世曹忻州又以憂去官於咸豐二年

遇金陵之變展誦斯冊不勝今昔之感乙卯五月

殉難死節

十七日河曲黃宅中謹識於榆次書院之思果齋

咸豐五年夏至後十日也



此冊應附遺山詩集中州集以備參閱咸豐十一年春正月識

墓表

詩人元遺山之墓

碑陰



遺山先生文章行業海內所共知士大夫不敢僅以金國百年
論之者蓋以文派有所歸也或與初嘗辱先生教誨又嘗聞先
生之言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
元遺山之墓足矣或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墓下因買石以刻
之先生有文集樂府行於世至於大書特書有太史氏存茲不
贅云先生諱好問字裕之遺山其自號也至元十有九年五月

廿二日建

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魏初

大中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濟南姜或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知忻州直隸州事古歙汪本直重建立石

元遺山先生墓碣

元郝經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于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舁歸葬燕文酌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癖澀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哀陪益為瑰竒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為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名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狀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

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太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糝飾丹素竒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扶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為雅正出竒于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為樂府揄揚新覈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做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瞠昧先生獨能振而鼓

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興已所當為而國史寔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奏聞願撰述奏可方闢館為武安樂夔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為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雖甚醉不忘于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拔魏

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
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
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妣河南郡
太君王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年十一從其
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為文年十有四其升
父為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
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為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
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
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于是

名震京師目為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
間數年而大放厥詞于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溢洋于里巷吟
諷于道塗巍狀坡谷復出也初筮除鎮平令再轉外鄉遂丁艱

憂終喪

方綱按此處叙次有誤愚于年譜
詳之矣考陵川集本無此十六字

正大中辟鄧州南陽

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為尚書
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為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
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
紫金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八
某年月日塋于秀容之先塋前配同郡張氏戶部尚書林卿之

女再配臨清毛氏推貨司提舉飛卿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拊奉
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次曰振仕至太原路
叅佐次曰揔尚書都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
溫次嚴女冠詔為宮教號浯溪真隱次順早卒次適成和郎大
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霍
維祖

銘曰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為詩文作無益糞
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黃室開闢文源
剪荆棘大聲復完全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

險妬護前喘肝臆羣犬舐共讒嫉塵埃野馬為鬼蜮遺山巖
巖倚天壁國史喪興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
國馬舁歸來反元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
先生不可得

大德四年七月吉日男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
勸農事元拊并元振立石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知州事古歛汪本直重摸勒石

附錄長洲顧氏元百家詩甲集小傳

遺山先生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七歲能詩有神童之

目年十四從陵川郝天挺學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
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于是
名振京師謂之元才子金宣宗興定五年登進士第不就選
往來箕穎者數年除南陽令調內鄉方綱按此六誤歷尚書
愚于年譜詳之
省掾左司都事員外郎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元
世祖在藩邸聞其名將以館閣處之未用而卒年六十有八
世稱遺山先生先生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太和力出意
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雜弄金碧糝飾丹素
竒芬异彩動蕩心魄以五言為雅正而出竒于長句雜言樂

府不用古題新意特出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晚年尤以著
作自娛謂金源氏寔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國史興己所當
任乃言于張願為撰述人或沮之曰先生曰不可使一代之
迹泯而不傳乃構亭于家名曰野史采摭所聞以寸紙細字
輒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世所傳者詩文集外有中州集壬辰
雜編及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傲等書自中原板蕩
風雅道衰汴京之亾故老都盡先生蔚為一代宗工以文章
獨步者幾三十年由是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
百年以還名家輩出別裁偽體溯流窮源論者以先生為標

準不二宜乎。

方綱按頌侯君以先生詩入元詩選于先生終始仕金不仕元之義有所未合附辨于此。

遺山先生世系畧

國朝 河間戈源 仙舟

先生姓元氏諱好問字裕之號遺山按國史本黃帝之後自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傳至後魏道武於東晉安帝隆安二年稱帝於平城乃以拓拔為氏傳六世而至孝文遷都洛陽始改元氏又傳七世而國祚移遂落籍汝州迨唐代間多為顯宦惟元次山為禮部侍郎清愛名世冠絕一時五季後從汝州遷平定至高祖誼於宋宣和間為忻州神虎軍使曾祖春為隰州團練使及靖康末金據中原不仕乃從平定遷忻州郡五季以後至此見遺山文集自註祖滋善稱銅山府君於金正隆二年始仕為柔服丞遺山貴後贈朝

列大夫見南冠錄

生三子長德明號東巖嘗讀書之東巖之福田寺累

舉不第以詩酒自適生平多所著述遺山貴後贈中順大夫次格稱隴城

府君仕至陵川令遺山貴後贈明威將軍無子季升字德清以兄隴城陰

補承奉班亦無子德明生三子長好古字敏之習舉業沒於貞

祐二年元兵屠城之難次好謙字益之季即遺山甫生七月即

出繼叔父隴城七月出繼見南冠錄故遺山凡稱德明處不曰父而曰先

人先大夫先東巖君稱隴城處不曰叔父而亦曰先人先大夫

先隴城君

刺史汪公既修遺山先生墓復博求先生遺文於靜樂故家

得舊抄先生詩并此世系略一則今摘出附刊於此督學使者河間戈源識

重修元遺山先生墓記

國朝古歙汪本直守愚

甲寅孟陬于役郊南薄暮道出韓巖村舊聞遺山先生墓在其處詢之土人導而前曰此五花墳也翁仲羊虎猶存呼燈展拜荒榛間有斷碣大書詩人元遺山之墓七字心竊異之越數日復往視碣陰文尚完可讀始知至元間先生弟子魏初姜或二人述先生遺命而表石者夫先生仕於金秩顯矣不書乃書翳詩人想見先生以斯文自任者重而身食周粟心繫殷墟并不

欲冠以時代其用意尤深且悲也墓左一碑剝甚即郝氏伯常所撰墓銘稱先生丁巳歲卒為蒙古憲宗七年計金亡已廿四年而碑之立則在成宗大德四年為先生子拊知汝州時所建蓋上距先生之歿又四十四年矣又按碑稱先生^卒歿於獲鹿旅舍歸葬秀容之先塋今先生墓石上下凡六冢皆無表記遍訪故家得世系畧一墓圖一乃以本集注暨南冠錄諸書證之元氏自五季後從汝州遷平定先生之曾祖春隰州團練使靖康末從平定遷忻祖滋善仕金為柔服丞父德明即金史所稱東巖先生生三子先生其季生七月而為叔後叔隴城君名格

仕陵川令今其上四冢乃先生之曾祖與祖暨東巖隴城兩君墓下二冢則先生之子名拊孫名若祖墓也余維先生節槩文章彪炳史集固無待於闡揚惟是先賢一坏土歲久蕪廢亦守斯^邦土者責也遂練日鳩工厚墓垣崇墓封植松楸以蔭之碣斷甃磚護之碑剝者礮石重鑄之計捐俸三百有奇三閱月而工竣垣之址則前牧東方伯朱公命規墓域而始築者顧今甫二十年額圯幾無存余又焉知後視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不有守冢奚以禁樵蘇不有歲修奚以資補葺乃更求其裔於元家山從田間得二人為叔姪行問其世數不能詳也姪方卯頗

聰俊因名之曰學詩給膏火屬州之廣文課之於是黌序諸生
僉進而言曰前之役公既獨任之茲願共襄所以貽後者不兩
月而輸得五百緡余喜曰可矣爰就墓前建享堂三楹而以世
系畧及墓圖勒石嵌諸壁別於道旁築數椽重書野史亭額標
之復舊蹟也就近置墓田三十畝丙舍五間俾學詩之叔紹玉
經理之今而後學詩讀於斯其叔耕於斯歲時祭享掃除恒於
斯世世子孫守冢可弗替余倡是舉而都人士慕義之風莫不
勉焉殆先生默有以相之歟時董其事者進士張君金龍舉人
張嗣良康黃中貢生張象樞任元信也

元遺山先生年譜

大興翁方綱編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

月 日生

元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

出拓跋魏故姓元氏

集中自注云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於忻故文字

中以平定為鄉郡○方綱按此云宋末謂靖康末也

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

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

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妣河南縣君張氏。

南冠錄引。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方綱按江都郭氏金詩注云。其叔父令陵川時。尚未以先生為子。誤也。方綱又按金史文藝傳。元德明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此先生本生父。所謂東巖府君是也。郝經遺山先生墓銘云。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此先生之繼父。所謂隴城府君是也。先生集中為第四女配。婿祭廟文云。敢告於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

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極為分明。而郭氏金詩。乃以東巖隴城為一人。且謂元格字德明。直標其東巖詩曰元格詩若干首。訛也。乾隆己酉夏。武林王君敞。以金詩原鈔板屬方綱覆校。因為改正之。南冠錄引。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贈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

二年辛亥

二歲

三年壬子

三歲

四年癸丑

四歲 南冠錄引予自四歲讀書

五年甲寅

五歲 濟南行記云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方網按先生乙未歲濟南雜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則其隨隴城君至濟南在四五歲時也

六年乙卯

六歲

承安元年丙辰

七歲 能詩有神童之目 墓銘云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

二年丁巳

八歲 南冠錄引云八歲學作詩

三年戊午

九歲

四年己未

十歲

五年庚申

十一歲 從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
泰和元年辛酉

十二歲

二年壬戌

十三歲 是年趙秉文遷翰林修撰 十月十日翰林修撰
王庭筠卒年五十二先生於癸丑歲爲作墓碑

三年癸亥

十四歲 中州集郝先生天挺小傳云好問十四歲先人令
陵川時從先生學舉業先生工於詩時命好問屬和 先生

所爲郝先生墓銘云泰和初先生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習
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
完厚人質直而尚義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
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教授縣庠某從之學先生教
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又曰今人學
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
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先人旣罷官
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

四年甲子

十五歲 通真子墓碣先君子令陵川子始成童 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棣棠折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夜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贗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五年乙丑

十六歲 中州集小傳兄敏之諱好古年二十就科舉時先東巖君已捐館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甚切云云據此先生父東巖君歿當在乙丑年 是年赴試并州道逢捕

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邱併作雁邱詞

六年丙寅

十七歲

七年丁卯

十八歲 天慶觀記云予嬰年先大父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 南冠錄引十八歲

先府君教之民政

八年戊辰章宗崩衛王永濟立

十九歲學於郝天挺六年而業成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

二十歲

兩山行記云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

鳳皇山在雁門然竟

不一到故詩有鳳皇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闕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

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一統志繫舟山在太原府城東北九十里禹治水繫舟此山故名有石如環軸曰繫舟嵬元好問父德明讀書其下趙秉文改曰讀書山好問詩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是年十月趙秉文出為寧邊州刺史

送秦中諸人引云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畧陽以秋試留

長安

二年庚午

二十一歲 先生父隴城君卒於官先生扶護歸里
趙秉文改平定州刺史

三年辛未

二十二歲

是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黨懷英卒年七十八

崇慶元年壬申

二十三歲

是年麻徵君九疇卒年五十

至寧元年癸酉八月胡沙虎弑衛紹王立昇王珣九月以後為

宣宗貞祐元年

二十四歲

是年趙秉文轉翰林直學士

二年甲戌五月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二十五歲 曲阜紀行詩云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 梁

園春五首注車駕還汴京後作 答聽上人書云僕自貞祐

甲戌南渡江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

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

皆天下之選

是年三月兄敏之歿於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

十七史蒙求序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
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
後三十七年過鎮陽因得而序之

三年乙亥五月中都留守左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焚宮室火月餘不滅

二十六歲

南冠錄引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
寧居

四年丙子

二十七歲 先生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 夏五月將
南渡河、道出虞坂、作虞坂行 孫伯英墓銘云貞祐丙子予
自太原南渡、因得過伯英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 故物譜
貞祐丙子兵後、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雜書及先人手寫春
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
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
趙秉文除侍講學士

興定元年丁丑

二十八歲 在三鄉作論詩絕句 錦機引興定丁丑間居
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
家所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
元某自題

二年戊寅

二十九歲

三年己卯金築汴京裏城

三十歲

四年庚辰

三十一歲 六月與趙郡李獻能太原王渥同遊玉華谷憩
少姨廟先生周行廊廡得古仙人詞於壁間其首章直屋漏
雨為所漫剝殆不可辨乃磴木石而上拂拭汎滌迫視者久
之始可完讀 西園詩注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太原貢士
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云今年預秋賦者百人

五年辛巳

三十二歲 登進士第不就選 堯山堂外紀興定初裕之
始以詩文見聞間公公為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
出公之門

元光元年壬午

三十三歲

二年癸未十二月宣宗崩子守緒立

三十四歲 過郾城見麻徵君知幾 校笠澤叢書後記云
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詞科時
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

三十五歲 堯山堂外紀裕之出閒閒公之門旁有不平者
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為元氏黨人

正大甲申諸公貢裕之詞科公為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
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裕之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
布是年應詞科程文秦王擒竇建德王世充露布今載集中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其文已亡集所不載公
頗為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曰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

劉祁歸潛志云正大初先子令葉又云正大初先子入翰
林又云正大初趙閒閒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
裕之諸人作詩會

趙秉文改翰林學士修國史

二年乙酉

三十六歲 吏部掾屬題名記末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
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警巡院廨署記末亦同。六月
十一日雨詩。一旱近兩月。河洛東連淮。木庵詩集序。乙酉
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為序。太原昭禪詩
師語錄引云。正大初。予在史館。

三年丙戌

三十七歲 夏四月。過汜南。為鄆城張良佐作古鏡銘。除
夜詩。三十七年今日過。

四年丁亥

三十八歲 長慶泉新廟記云。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謂內鄉
夏五月。赤旱近百日。與張仲經同賦觀浙江漲詩云。一旱
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九日讀書
山詩云。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

五年戊子

三十九歲 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詩。紀夢詩注。七月
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
導引畫幄。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
自知其為予也。行齋賦序。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

張君從予卜鄰取君子素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張仲經詩集序予官西南張仲經偕杜衆仲梁麻信之高信鄉康仲寧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輔方解鄧州倅曰得相從文字間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齋南菊水湍流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嘯詠彌日。方綱嘗得先生手書涌金亭詩石刻後題云己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按涌金亭示同遊諸君子七言古詩即在正大戊子冬罷內鄉時也其云己酉者後來所補刻耳。新齋賦序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

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猷猷若有所得以為平生未嘗學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為新齋。方綱按白鹿原同見本集南當有一誤

是年八月七日翰林學士楊雲翼卒年五十九先生作神道碑銘云公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

六年己丑蒙古太宗之元年

四十歲鎮平縣齋感懷云四十頭顱半白生阿千始生詩云四十舉兒子

方綱按先生先官於內鄉後乃官鎮平官南陽以本集考之

甚明、而郝經為先生墓銘序云、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終喪、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轉內鄉令、蓋攷之未詳也、金史文藝傳、叙內鄉令在正大之前亦誤、近日長洲顧嗣立元百家詩小傳、又叙內鄉於南陽之後、亦沿郝氏銘序之訛耳、顧氏小傳、又沿郝銘之訛、作興定三年進士、皆宜改正、七年庚寅

四十一歲

八年辛卯

四十二歲 時為南陽令、宛邱歎注云、辛卯七月、農司檄

予按秦陽陂田、中州集小傳、辛卯秋季、長源過予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

是年十一月、劉祁至汴京、

天興元年壬辰

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

正月、蒙古遣其將速不

臺、圍金汴京、金遣曹王為質、四月、蒙古退軍河洛、十二月、汴京糧盡、援絕、哀宗出奔河北、速不臺復圍汴、

四十三歲 墓銘云、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本傳云、天興

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方綱按此蓋舉一二年間之除授、統言之、

集中詩云壬辰困重圍、本傳云、今所傳者、有壬辰雜編若干卷、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詩、堯山堂外紀、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羲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二人初不知晉為何代人、詩為何人作、以語元遺山、遺山曰、余三十六七時、有詩曰、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牀頭有新釀、意慙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華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又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餘酒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

醉區中民、今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邪、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晉既以余詩為渠所作、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因作樂府曰、繡佛長齋、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蹴虛空破、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南冠錄引、京城之圍、予為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范陽張公先德碑、予在大梁、承乏左曹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奴

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賫奏牘至者即日召對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

是年五月十二日密國公琦薨年六十一五月十二日翰

林學士趙秉文卒年七十四歸潛志云卒於夏四月年七十三疑有誤趙閑閑

贊引云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

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是年權陝府行省左

右司郎中河中李獻能欽叔以陝亂見殺年四十一中州集

小傳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懽希長子六歲

澤長四歲欽與京少子二歲希歿於正大辛卯之八月年四

十八澤歿於明年之七月年四十七欽歿於其年十一月年

四十一京歿於又明年之三月年四十二蓋不二三年而五

人者惟不肖在爾雷淵字希顏渾源人翰林修撰王渥字仲

山人左右司都事

傷寒會要序壬辰之兵鎮人李杲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

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方綱按此亦統指以下數年而言其實於癸巳出汴也

壽陽縣學碑陰記壬辰之冬薄遊燕趙齊魯魯間迹益窮文

益奇名益大振每一篇出京師為之紙貴故所至以異人目之

二年癸巳正月丙午朔哀宗濟河戊辰是二十三日汴京西面元帥

崔立作亂殺叅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斜捨阿不立、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以城降蒙古。

四十四歲 通鑑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斜捨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斜捨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

軍亦謂之死邪、斜捨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斜捨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斜捨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

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
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
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以荆王府為
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金史王若虛傳崔立變羣小附
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名若虛為文時奕輩
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
左右司元好問曰今名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
矣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
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

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
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
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
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
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
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
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郭元鈺金詩紀事遺山秋夜詩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
似荒邨春雷漫說驚坏戶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

淚吳雲無夢寄歸魂、百年世事無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此
詩為汴之難言之也、据金史文藝傳、則當時碑文皆以為裕
之所作、其不免於物議可知、詩中悲邨坏户、冤抱覆盆、所以
歎息於告語之無人也、然意含蓄未露、其痛切言之者、則見
於集中外家別業上梁文及元郝經伯常辨磨甘露碑詩、外
家別業上梁文云、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宰
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
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
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

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謀則僉同、義當孰抗、
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
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
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劫大學之
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
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
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
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
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

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予北渡之初獸書中

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二三造謗者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

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

望奚窮云云案文中云左曹之斗食未遷時裕之尚官左司

都事其後梁王監國始遷左右司員外郎也東道之戈船已

御時天興元年春元兵已駐鄭州海灘寺進攻汴京也方綱按此

是前一年事圍城數月外援莫至奴申乞和訛可出質方綱按此

二月請罷攻而不得議親捍而大奔車駕蒙塵輿情無主衆

欲推立荆王守純以城降元如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所謂人

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也其時裕之實請於奴申

與阿不欲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翌日而乃有崔立之變

二相被殺故有上書宰相喋血京師存趙有謀哭秦無淚之

歎也至云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似乎當時碑文仍

出劉京叔手苟如史所云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則安得復

云蜀家降表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

耶慨受賞者有人悲嫁名為無罪乍返追韓之騎已闕射羿

之弓其言隱痛必有所指注中所云造謗二三者俟更考之

又按注中所云中令君蓋耶律楚材也楚材為右丞文獻公

履之第三子仕元為天興二年於元為太宗之五年時汴京

變後南中士大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故裕之寓書楚材請

以一寺觀費養天下名士也書首云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

閣書中所枚舉者自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

部唐卿王延州從之四人外時輩為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

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

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

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

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

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

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

平定賈廷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

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

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共四十九人內劉麻二人之

名皆在焉然則所云造謗二三得毋即指之耶但裕之與信

之素厚內鄉隱居河汾投老始終未嘗有間京叔父子兄弟

其始亦極為裕之所推許即晚歲輯中州集論時論次雲鄉

蓬門先生集中詩尚云二子祁郁俱有名於時未聞有所譏

貶如文中養虺成蛇、彀弓射羿、何甚也。然猶稱之曰名流、不斥其人也。諉之曰刼、明其非得己也。復為之解曰：命由威制、則又似乎京叔之撰文、翟奕張信之輩、實使裕之促之者、更為之解曰：佞豈願為、又似乎京叔屬草之後、裕之亦嘗畧為刪改者、後乃盡舉其過、歸之一人、是以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也。又郝經陵川集辨唐甘露碑云：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誦德、召學士淳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省前磨、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閭流涕數罇。

黃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醜顏、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按遺山集內翰王公墓表云：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刼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謫、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名、召公為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稍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名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

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閒暇，奕革不能奪意，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則碑文之出於劉京叔手可知。伯常詩中勒文誦德名學士，潯南先生付一死，謂王從之能顧名節也。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豈於時京叔撰文，其弟文季亦在圍城中，便為之上石耶。書丹即用宰相血傷奴，申阿不之見殺也。父老來看閭流涕，明非京城父老意也。數罇黃封，幾斛米，即遺山上。

梁文所云受賞也，賣却家聲都不計，當以二劉之高祖南山翁，撫從曾祖西巖老人，及父御史從益於金源氏百年以來，世為高門，今乃以此墮其家聲，為可惜也。但林希二字殊不可解，或以麻字之減文為林，信之自號貽溪，復以貽溪之反語為希，邪信之為秉彜之孫，亦有家聲，但與詩所云兄弟者不合，或即為信之語，以起草讓京叔，而以刻石自任耶。方綱按此指麻貽溪非是，宋徐自明宰相編年錄，紹聖四年閏二月，林希同知樞密院事，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先是元祐中除希中書舍人，為孫升劉摯諸御史所論，出知蘇州，至是章惇入相，思甘心於元祐，故臣命詞掖當求以為元祐敵者，乃進希寶文閣直學士，自毫社易知成都，希既過闕，惇首卜其所向，果怨元祐者，即白留希為中書舍人，遂兼侍讀，希命詞宣力為。

多希又修神宗國史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諸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為之惇仍許以為同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据此似是借宋事為影喻蓋林希有壞了名節一語故末云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則借用其事也

所以為裕之訟寃者雖切然亦未嘗謂不與其事者蓋裕之之自尚書省掾左右司員外郎實為崔立所署其受謗亦未為無因也

方綱按集中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詩已云戴盆鬱鬱夢瞻天又云慘澹龍蛇日鬪爭干戈真欲盡生靈又云精衛有寃填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是皆關心國是之言豈即

預知次年正月事耶則先生之志不在區區為一己出處申辨可知已又按薛應旂續通鑑載此事於金史王若虛傳然以其事核之互有不合如傳云後兵入城碑不果立哀宗本紀二年正月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舉兵為亂癸酉大元將碎不解進兵汴京戊辰是正月二十三日癸酉是二十八日中間止有四日耳而云碑不果立又云促迫數日則郝詩何以有起草親刻父老來看之語乎而所謂極口吠堯則亦與若虛傳所云止直叙其事者不符矣且先生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則在城中遇崔立之亂凡三閱月而云斗

食未遷則其署官先生固若不預也者且若虛傳中始而敘若虛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某則似已在署官員外之後矣及至若虛辭後乃召太學生至省而元某喻以立碑事則仍在尚書省又似在未署官之前前後情事亦不相合况本傳既表若虛之辭大金國志亦謂若虛外為遜辭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而此傳又謂好問自為碑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言共刪定則若虛亦在其中而何以謂時議稱之哉然則此事史所載已參錯難曉而郝詩云且莫獨罪尚是渾淪之詞耳

癸巳年郝伯
常年十一歲

明儲太僕靜夫壻題重刻集後云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違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捏申之語誌聶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為也方綱按遺山集聶孝女墓銘云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割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卒不可救女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

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叅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孝女合葬張氏墓銘有銘以表之并志予媿之白先生之闡揚孝烈可謂至矣金史哀宗紀是日死難者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蒲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而先生所記死事諸人

雖以壬辰渾舉之而其發潛表忠之意固有可與史相證者且左右司員外者即史所稱崔立署好問之官而聶天驥實以是官死若先生稍有依違於中寧不避言此官而直書特書則先生之心足以對人可知矣又南冠錄引云崔立之變歷朝寶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此其雜見於先生集中者痛切言之不啻再四借使史所書署官之言果有其事亦必崔黨畏先生名重署之官以自為地與先生固無與預而況史所載多參錯致疑哉此予所以反覆致辨於癸巳

春署官一節之未足深論也。

方綱又按崔立碑事始末具詳於劉祁歸潛志第十二卷今全錄於此錄崔立碑事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責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

豈其然耶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况有翰林諸公如王文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余即曰吾當見王文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文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

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予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畧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名君。予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刼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予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參政幕中。

見叅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文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即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舉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文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為智。子熟思之。余惟以非

職辭久之且曰余既為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余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為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於燭前焚其稿遲明余輩趨出後數日立坐

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為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賫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為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為大不孝矣。况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眾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為，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辨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右神川遜士劉祁所作歸潛述志崔立碑事如此。其言曹通甫詩、楊叔能詞，今皆不見於世。因學齋雜錄曹居一字通甫，一字聽翁，又號南湖散人，太原人。金末進士，仕元為行臺員外郎。遺山集中有送曹吉甫兼及通甫詩。而此碑當日為劉祁作，則無疑矣。其曰：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為者，則即遺山上梁文所云。

於我嫁名者也。其曰止實敘事無褒稱立之言者，則後來據以入史。即今金史王若虛傳所本也。撰金史者於若虛一傳前半則依好問之文，後半則依劉祁之文，是以參錯致疑也。其曰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是固以滹南與遺山同入事中矣。而今史家於王則稱之於元，則有微詞。何哉？且遺山上梁文一則曰：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再則曰：造謗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是其詞微而隱，未嘗明指劉祁也。而祁歸潛志則若惟恐世之不知此事，中有遺山者，以是二者較之，孰為嫁名。後世學人必

有公論矣。况郝經詩、兄弟之言、已自曉然。林希之稱、或為度語、而其言極口吠堯、則必郝目見此文、安得謂之止實敘事而已。郝之詩憤此碑也、非止辨此碑也、如是而其出遣山與否、固不待更考矣。然歸潛志既曰連延數日、又被督促、又曰後數日、召余輩受賞、是自崔立之變、至磨碑刻詞、必非戊辰至癸酉所能辦也。又据史崔立之變、在兩宮歸之明日、而歸潛志敘在後二日、是皆紀載之互有參錯者、而歸潛志謂一時人望、皆以次遷擢、臺閣中除拜無虛日、又可見所謂署官者之本屬虛妄、不足道矣。今歸潛志行世止八卷、是以前輩

皆未見此事源委、故備著而論之。

集中詩云、明年出青城。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云、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自注國初取宋於青城受降。

五月三日北渡詩、南冠行、癸巳秋作。又李仲華湍流高樹圖詩、自注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己者、賴仲華力為營護得釋。

中州集引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為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日往來。

於心、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錄為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丙丁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

三年甲午正月戊寅、哀宗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哀宗自經於

幽蘭軒、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蒙古太宗之六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

四十五歲

李俊民鶴鳴老人集、金蔡州破於甲午年正月十日己酉、

清真觀記、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冷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於幕府諸君、請予為記、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紀子正杏園宴集、密公寶章小集詩注、

甲午三月為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校笠澤叢書、

後記末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牕、

甲午除夜詩云、甲午兩周今日盡、只將哀淚灑吳天、蓋自金

太祖收國元年乙未至是正一百二十年也、南冠錄引甲

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亡未可

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

五、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略具次第、乃手寫以備遺忘、以

先世雜事附焉、以行年雜事附焉、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

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

蒙古太宗七年乙未

四十六歲 正月九日立春詩 是年六月渾源劉祁撰歸

潛志

祁於甲午歲還鄉時年三十二

先生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君

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故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至濟南置酒歷下亭故基亭下大明湖與濟水合華峰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

文正公學舍在焉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

騫墓西有函山太山北麓也瀑流泉在城西南

字又作趵突靈泉

庵道士留余再宿此遊至瀑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

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

十里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

午十二月鈐珎墓誌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

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詩石刻至濟南又留

二日汎大明湖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

峯嶺歷歷可數前後得詩凡十五首 八月十七日莘縣夢

中詩

八年丙申

四十七歲 夏六月馮內翰文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

冠氏在河

北路大名府東遊畧記丙申三月二十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

公於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因略記之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馬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履脚耳西壁外胡僕射

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五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有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靈岩寺後方山下有絕景亭有黨承旨世傑寺記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遂登天門岳頂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詞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

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聞耳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撰述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黨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政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此行遊太山者五日靈泉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方綱按今靈巖寺中殿西階下黨承旨碑陰有先生手蹟石刻云冠氏帥趙侯齊

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故物譜末云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東坡樂府集選末云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南冠錄引云作詩今四十年矣蓋南冠錄當作於此年

九年丁酉

四十八歲 八月自大名還太原 蘧然子墓碣云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矣

十年戊戌

四十九歲 秋八月二日別冠氏諸人二十二日入濟源寓

舍 十月山陽雨夜詩 千戶趙侯碑云予往客平陽六年
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日
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叅半
把燭相視不覺流涕覆面 傷寒會要序戊戌之夏予將還
太原 范鍊師贊引云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
十一年己亥

五十歲 己亥元日詩云五十未全老 正月二十七日於
濟瀆祠作老人星贊 續夷堅志云己亥夏四月予自陽雲
臺宮將之上方過天壇中岩洞 倪庄中秋 十一月十三

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看月詩

十二年庚子

五十一歲 南庵杏花詩

十三年辛丑

五十二歲 閻侯墓表云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閻載之盛
為具名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勾龍英孺鎮人
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
養素齋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東之舊飲既洽談詭間作
時客無不滿引舉白

十四年壬寅

五十三歲 正月九日詩自注時欲經營神山別業 夜宿
讀書山詩五十二年等閒裏 元氏集驗方序壬寅冬閑居
州里錄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十二月吉日書
於讀書山之東龕

十五年癸卯

五十四歲 癸卯歲杏花云讀書山前二月尾又云今年閏
年好寒節 四月二十一日病因食豬動氣而作 臨錦堂
記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謂燕城也為小圃堂於其中名

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 八月為中令耶律公代
作祭妣文 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黃華山水篇 冬過趙
州慶源館為范鍊師作太古堂銘

是年四月王若虛卒年七十先生作墓表云十月好問拜公
墓下 曹徵君墓表云君流寓宏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
燕中乃枉道過之 李君墓碑云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
道出范陽

十六年甲辰

五十五歲 壽陽縣學記甲辰之春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

新學往觀焉。四月二十四日忻州郡守等天池祈雨文。
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兩山行記甲辰夏五月八日子
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
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
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遊神清觀舊聞
行臺員外廣寧李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聞予來欣然
出_迎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
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矣亂後無
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入山半山一峯
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右為來儀觀觀
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珎所造觀額政和七年九
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
王誨書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又明日為前高之遊。秋留
別丹陽詩山西畔是并州。秋過寂通庵別陳丈詩。吳
君昇表云甲辰冬予過洛西。

十七年乙巳

五十六歲。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
作花時方以病止酒。秋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

祠。與樞判白兄書云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殯首尾閱
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
冬十一月至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見武伯英所寶宣和
湖石聖與名曰雲巖乃為之詩。馮君碑云乙巳冬好問過
大名。十二月拜孔子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為宣
聖顏孟十哲像而為之贊。

蒙古定宗元年丙午

五十七歲

二年丁未

五十八歲 袁君墓表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以文為
請 朝元觀記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末云望日
遺山真隱元某記 寒食歸自三泉

三年戊申

五十九歲 示程孫四首云明年吾六十 康君墓表九月
予過寧晉

四年己酉

六十歲 四月十七日度石嶺詩云無情石嶺關頭路行去
行來又十年 是年秋真定提學龍山趙國寶資助鉅中州

集板行世八月為楊叔能小亨集序云今年所譔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方綱按先生尚為楊叔能作序則歸潛志所謂叔能之詞云者其亦可以無辨矣曹君阡表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跋毛氏家訓後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先生夫人毛氏也

五年庚戌

六十一歲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順天府營建記庚戌七月予過順天方綱按順天即今保定府八月為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長子興祖

蒙古憲宗元年辛亥

六十二歲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常君墓誌辛亥九月晦日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下世十餘日矣續夷堅志辛亥秋予與毛正卿德義仲昆郝伯常劉敬之諸人遊順天寶教院寺僧說龍事十二月十四日為第四女配婿

二年壬子

六十三歲十月遊承天鎮懸泉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云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冬與大

興蕭漢傑相值於東原詩序云與漢傑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心嚴公祠堂碑壬子孟冬公之嗣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

三年癸丑

六十四歲 夏六月客燕中致樂堂記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十一月賦西溪圖詩 濟南孫君墓碑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

四年甲寅

六十五歲 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詩云六十復半十

六月臺山雜詠 七月自清涼還太原中元日作嵩和頌序
九月遊龍泉寺 十二月四日出鎮陽

五年乙卯

六十六歲 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 八月自鎮陽來東平 十一月往鎮州

六年丙辰

六十七歲 九月二十六日挈家遊龍泉 冬十月閒居西山之鹿泉

七年丁巳

六十八歲 三月初二日張村杏花詩 尚藥吳辨夫壽家
記云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 密國公璫如庵詩文集於公
薨壬辰後二十有六年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元某為序

八月初作琴辨引末稱遺山詩老 九月四日先生卒於
獲鹿寓舍是年為宋理宗寶祐五年後三年庚申始為蒙古
世祖中統元年元詩小傳云元世祖在藩邸聞其名將以館
閣處之未用而卒王鶚遺山文集後引云國朝將新一代實
錄附修遼金二史而首膺是選哀訃遽聞又中統三年李冶

序云主上歸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又壽
陽縣學碑陰記中統初聖上龍飛挹先生文譽方欲選用而
先生已下世矣

先生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女二人郝經
壽元內翰云遺山山頭有舊廬歸來亦足為歡娛既有墮地
風雲之驪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鸚鵡仰天一笑萬事足倒箕
尾遊蓬壺此詩不著歲月先生移居詩有南榮坐諸郎之句
則其時諸子皆已讀書矣移居詩亦不著歲月中有云我作
南冠錄一語不敢私南冠錄成於甲午時年四十五而先生

詩云、四十舉兒子、則己丑所生之阿千於時方六歲、移居詩蓋又在甲午後也。

移居詩云、我作野史亭、亭在今忻州南十里韓巖村、墓銘云、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書未就而卒、此則不止於南冠錄壬辰雜編矣、壬辰雜編不著卷數、中州集則家鉉翁題後亦稱十卷、郝經墓銘則曰為中州集百餘卷、又有金源君臣言行錄亦不著卷數、本傳又載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而墓銘云詩至五千五百餘篇、碑銘至百餘首、又有續夷堅志二卷、今所傳詩文集四十卷、一刻

於明宏治十一年再刻於本朝康熙四十六年、皆頤齋張德輝類次之本、粗分各體、而時地則未嘗一一細攷也。

附錄

先生七歲能詩，有神童之目。學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有元才子之稱。趙愚軒寄裕之詩，有懼元之號。先生自題寫真，有短小精悍之語。

劉靜修詩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自注：汴亡，張蔡公以金寶錄歸遺山，嘗就公謄錄。

葛邏祿易之詩，維時儒教師，矯矯真天龍。乾坤始開廓，魚水

欣相從自注世祖嘗因金儒元好問之請為儒教大宗師
歐陽圭齋集近年奉詔修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中攜金人
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

遺山續夷堅志二卷吳中王起善抄本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借抄前
有至順三年朱方石巖民瞻識云此乃先生當中原陸沈之
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讀史寓言也

靜樂舊抄遺山詩後世系畧云元氏本黃帝後自昌意少子
受封北國傳至後魏拓跋氏至孝文遷都洛陽改元氏又傳

七世而國祚移遂落籍汝州唐元結官禮部侍郎五季後自
汝州遷平定至先生高祖諱宋宣和間官忻州神虎軍使曾
祖春隰州團練使靖康末自平定遷忻祖滋善金正隆二年

始仕為柔服丞所謂銅山府君也生三子長德明號東巖嘗

讀書東山福田精舍

繫舟山在今忻州南三十五里趙秉文詩山頭佛屋三五間山勢相連石頰關

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累舉不第以詩酒自適先生貴後贈中順

大夫此所謂東巖府君也次格官陵川令以遺山貴贈明威
將軍所謂隴城府君也季升字德清以兄隴城蔭補承奉班
亦無子德明生三子長好古字敏之沒於貞祐二年元兵屠

城之難次好諷字益之季即先生出繼叔父隴城君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明儲燿家藏本宏治戊午沁州李
翰為鈔諸梓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王鶚杜仁傑二跋凡
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集末附錄一卷儲氏所輯也按先生
入元不仕自是金源遺老長洲顧氏選錄有元一代之詩乃
以遺山冠於甲集之首非知人論世之義也

忻州刺史守愚汪君重修元遺山先生墓詩

韓城王杰惺園

夙詠琴臺藻自嫺晚成樂府振雕孱百年史拾滄桑後一代文
留楮墨間碣表詩人標素節瑩修良牧慰賢闕秀容樹色青無
極披髮騎麟乍往還

獻縣紀昀曉嵐

中州文獻迹猶新寒食年年細草春一種風流堪溯處當塗今
葬謫仙人

平生忠憤寄荒邱五百年來片石留勵俗懷賢無限意欲將棠

蔭比松楸

大興翁方綱 覃溪

先生歿後五百年饗堂鼎建崇其阡守愚汪侯知政本此舉無愧於前賢繪圖作記寄示我我嘗從事年譜編鈔詩先訂顧秀埜磨碑漫記劉神川繫舟巖屋不可到野史亭址誰留連今者披圖宛瞻拜墓門東北圍墻堦其堂三楹壁嵌石厚培兩序增新椽大書中州文獻字萬古奇氣光星躔堂前石人後墓道舊銘石乃堂東偏巋然特表詩人墓先生之志藉以宣其西孫曾祔祖考東巖隴城同氣聯五花之土土五丈葬時故事今猶傳

亭仍重築署野史幽窻疎雨疑潺潺耕讀還因起丙舍絃誦聲來遶墓田更因校刊先生集故家寫本尤精研是與年譜相印合使我狂喜磨丹鉛燕趙慷慨悲歌氣金元著錄金石鐫一於先生詩中寓杜老之史坡之仙我寶先生兩石墨靈巖蹟並蘇門懸函書汪侯名不朽郝經姜魏同墨緣寄書謝子共礮石附諸集譜垂綿延送迎神曲我其職春秋禮祀配管絃

遂寧張問陶 船山

為表詩人墓重開野史亭祠堂增肅穆翁仲亦英靈孫遠修家祭碑殘補舊銘韓巖村下路雲簇衆山青

靜樂 李鑿宣 石農

南渡朝廷小中州野史尊在茲文不墜直筆道猶存枯樹村鷄
哺荒阡石獸蹲墓田餘劫火五色尚留痕

馬鬣憑誰翦韓巖宿草中金源有遺老曠代仰宗風節比陶元
亮詩如陸放翁橫流滄海急巨筆補天工

祖研篋難守父薪肩未任韋編歸冊府松檟蒼繁林

舊鈔遺山詩集每首

下注作詩歲月較世行本為詳先大父中憲公所藏書余家故物也余索米長安離里門幾及二十年未曾目睹此本今為守愚先生購去緣是重葺遺山墓表兄馮仲區學博來京師為余詳言之余聞是舉既歎祖研之不能守而又深喜官茲土者表章先賢之功不朽云 俎豆自千古瓣香惟此心後之司牧者視昔準於今

莫晉

嶙峋玉骨元丹邱乾坤清氣筆底收策馬太行賦壯遊興來濯
足黃河流淋漓醉墨蟠銀鈎箕山琴臺恣冥搜春風染翰鳳池
頭九天咳唾燦琳球梧宮一夕不勝秋老鼇抃山滄波浮銅僊
辭漢淚凝眸滄桑閱世同蜉蝣靈光巋然碩果留野史亭邊歲
月道百年文獻萃中州千鈞一髮古綆脩詩追甫白文韓歐獨
步金元無匹儔撐霆裂月志未休抽刀不斷人間愁大荒披髮
驂蛟蚪縹緲白玉仙人樓嗚呼先生不可求荒煙野蔓埋松楸
使君好古為闡幽韓巖展謁停鳴騶練日鳩工相度周龜趺螭

首重雕鏤、森森筆力回萬牛、千古詩人土一杯、氣壓華屋公與
侯、高山流水長悠悠、河汾遺老無恙不安得、喚起南冠囚月露
松風共唱酬、豪情突兀凌滄洲。



